

# 山河表里

艾利卡 / 绘

Priest /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美术出版社

# 山河表里

半步——阿森、题字

Priest / 著 艾利卡 / 绘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美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河表里: 全2卷 / Priest著;  
艾利卡绘. --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489-1874-5

I. ①山… II. ①P… ②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7338号

责任编辑: 师俊 韩洁

特约编辑: 沈鸿 邓烨

美术编辑: 冯沛妮

# 山河表里 (上下卷)

著者: Priest

绘者: 艾利卡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美术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印制: 利丰雅高印刷 (深圳) 有限公司

版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 1/32 889mm × 1240mm

印张: 18.25

字数: 380千字

ISBN 978-7-5489-1874-5

定价: 50.00元 (上下卷)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3-07C

电话: (020) 38031051 传真: (020) 38057562

官方网站: <http://www.gzt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 (广州) 律师事务所





序 章 楮 柜

第一章 南山

第二章 守 门 人

第三章 惊 变

第四章 圣 泉

第五章 袁 平

第六章 不 能 看

第七章 枉 死 花

001

033

093

121

173

203

237

277

褚桓的家很不像个家样。

他的公寓面积不小，但格局诡异，没客厅也没阳台，总共一室一卫，有一个开放性的厨房——“厨房”是晾衣服的地方，不开伙。

房间的一角是一张单人床，床脚钉死在地上，一侧靠着墙，床单被套枕巾是一水的惨白，根据尺寸判断，约莫是给人睡的。

另一角有一排贴着墙边摆放的小沙发，沙发们一个挨一个地坐落在地上，个个坐姿僵硬，装配着形容奇谲的沙发背，夜里黑灯瞎火的一看，简直是一群胖僵尸，正被老道士罚着在墙角蹲马步。

由此间陈设可见，屋主人必定是个怪胎。

与单人床呈对角线的墙角里有一个猫爬架，下面还有猫饭碗、猫砂盆等，隐约可见一些新鲜的毛，显然是属于宠物的地盘。

人和猫的活动空间分得很开，中间犹如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楚河汉界，人和猫各过各的，没事谁也不碍着谁。

褚桓的猫名叫大咪，“大咪”这个名字还是他的养父褚爱国给起的。在褚爱国赐名之前，褚桓一直叫它猫。

对此，他那童心未泯的养父提出了质疑：“你不给它起个名，跟它聊天的时候怎么称呼？”

这种犀利的问题每每让人无言以对。

褚桓只好回答：“我们俩平时不聊天。”

褚爱国听了十分忧心：“你养只猫居然不跟它聊天，你是变态吗？”

褚恒：“……”

他挺大一个人，每天没事坐在家里跟猫聊天，难道就不变态了吗？

不管是谁比较变态，反正后来“大咪”就成了猫的新名字，至于它的曾用名是什么，那就没人知道了。

大咪原本不是褚恒养的，三年前，它的前主人因公殉职，那人是无妻无子光棍一条，生前身后只留下了这么一个杂毛的活物，就被褚恒当作遗孤给抱了回来。

抱回来时大咪的年纪就不小了，它颇有几个历经世事的心眼，很会看人脸色。通过察言观色，它明白了自己这个新的衣食父母不喜欢热闹，于是一天到晚一声不吭，活动范围只限于有猫爬架的那一侧，很少到人的地盘上来。

这天凌晨两点多一点，屋主人褚恒正在床上睡觉——他是个单身汉，性情姑且不论，单就相貌而言，还是人模狗样得无可挑剔的。

黑暗中，大咪突然从沙发缝里钻了出来，迈着猫步小跑到了床边。

它的肉垫踏在地上非常的轻，像羽毛落在雪地上，脚步过处悄无声息，可它乍一冒头靠近，床上的男人立刻就睁开了眼睛，仿佛他脸侧挂着的不是耳朵，而是雷达。

大咪纵身一跃，跳到了褚恒的床头上，用爪子把男人放在床头的眼镜拨到一边，卧了下来。一人一猫在黑暗中对视了良久，大咪缓缓地低下头，闻了闻男人的手指，又轻轻地舔了舔，最后，它娇娇柔柔地叫唤了一嗓子，好像声一波三折的叹息。

喵完，大咪站起来，攀上床头，又蹿上了大衣柜的顶端，芳踪杳然，看不见了。

褚恒静静地躺着没有动，他感觉这猫是快要死了。

动物死前都会干些什么，褚恒不是很清楚，不过他见过不少死人，人也是动物的一种，死亡即将来临的时候，人和猫的眼神会有一种微妙的共通处。



他和大咪相安无事地一起过了三年，前些日子，大咪突然开始莫名其妙地绝食，褚桓给它换了好几种猫粮，都没能改善它的食欲，就带它去了一趟医院。

兽医的诊断结果是没灾没病，只是到了寿数。

它太老了。

褚桓缓缓地翻了个身，仰天面朝天花板，在屋里电器发出的微光下，他摘下了眼镜的脸越发苍白瘦削。

这样发了一会呆，突然，他涣散的目光蓦地凝聚起来，洞穿黑暗，笔直地射向大门的方向。

下一秒，门铃响了。

肯在半夜三更来的，大概就只有不速之客了。

褚桓利索地爬了起来，脸上不见睡意，也不见惊诧，身上的睡衣和刚躺下时一样平整，半宿过去，居然一丝不乱，也不知他究竟睡着了没有。

他戴上眼镜，连问也没问一声，就这么打开了门，似乎早就知道来人的身份——如果不是那一张冷淡的表情，他看起来就像是迎接偷情对象。

门口的来客帽檐压得很低，只露出一个形状尖削而布满胡茬的下巴，独臂。

当然，他长了几条胳膊都不要紧，要紧的是，那人单只的手上握着一把枪，枪口黑洞洞地指向褚桓。

褚桓神色不动，他是被吓呆了吗？

独臂的客人扣动了扳机，手枪发出尖锐而短促的气流声……

空枪。

从头到尾，褚桓连眼皮也没眨一下，他直挺挺地站在那，眼睛半睁不睁的，无动于衷。

客人嗤笑一声：“没反应，差评。”

褚桓听了这话，立刻给面子地往后仰了一下头，还前后左右地活动了一下自己的颈椎，用念经般的口吻宣布说：“啊，我死了。”

客人托起自己的帽檐，露出一张属于中年男人的刚硬的面孔，他的目光

在褚桓身上遛了一圈，刀似的划过褚桓的骨肉，正色说：“我知道现在很晚了，但是你不该这么没有防备。”

褚桓不置可否，只是笑了一下，他嘴角有点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一眯，显出一点坏样，再加上一副无框眼镜，他坏得很像传说中的衣冠禽兽。

衣冠禽兽慢吞吞地说：“老王，你把头往后仰一点。”

老王怔了一下，随即，他仿佛是明白了什么，往后退了小半步，叹了口气：“你这个人……”

褚桓从睡衣兜里摸出一个指甲盖大的塑料小甲虫，像挂在手机上的玩具手机链，他把甲虫的翅膀翻开，只见里面竟然是个密码器，每个数字按键只有米粒大，褚桓以成年男人的手指，居然能极其灵巧地在这小得不像话的密码器上飞快地输入了十六位的密码。

大门发出一声轻轻的响动，老王的耳朵不由自主地跟着动了一下，他发现自己喉咙的高度上，两侧屋门间有一丝极细的光飞快地闪过。

这让他的喉咙不由自主地滚动了一下——那玩意儿完全能在他本人还没有知觉的时候就切下他的脑袋。

“咔嚓。”褚桓冲他一身冷汗的客人挤挤眼睛，继而好像毫无防备地转过身，留给深夜的不速之客一个修长憔悴的背影。

老王走进屋子，尽管表情十分放松，但肩膀的肌肉却是绷紧的。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扫过整个空间，最后找到了一个风水宝地，不等让就自己坐了下来——那是个单独摆在墙角的单人小沙发，人坐在上面，侧脸靠近墙壁，正好能透过窗帘的缝隙把窗外一览无余。

即使这是十八楼。

褚桓的床头上亮着一盏昏暗的床头灯，是整个屋里唯一的光源，不过两个人对采光都没有什么意见。

老王鸠占鹊巢，占了他的座位，褚桓脚步一顿，碍于礼貌没吭声，客气地



问：“喝点什么？”

这样正常的待客之道让老王产生了几分“他正常了”的错觉，故而有些欣慰，他眯起眼看着褚桓家里的猫爬架，随口问：“有什么？”

褚桓：“白开水和自来水。”

老王：“……”

狗屁的待客之道。

老王干咳一声，直抒胸臆地表明了来意：“不扯淡了，我不是故意这个时间过来吵你的，有个要紧事，必须马上告诉你——‘小鬼’没死，据说已经入境了。”

褚桓拎着水壶的动作一顿，良久，他“嗯”了一声，垂下眼，用泡茶的态度，认认真真地给他的客人倒了一杯白开水，倒完一抖手腕，水面刚好和玻璃杯的杯口齐平，一滴不多，一滴不少。

“来就来了，我都退休了，就不用去接待了吧？”

老王：“退休还能返聘，而且小鬼来了，大鬼还远吗？”

褚桓把水壶轻轻地放在了桌角的软垫上。

老王重重地往沙发背上一靠，摸出烟盒，抽出一根点着：“哎，烟灰缸在哪？”

褚桓从茶几下抽出一个巨大的水果托盘递给他，把孤零零的几个小苹果往一边推了推，腾出了一块地方：“这。”

“够讲究的。”老王挖苦了一句，长长地吐出一口烟圈，“小鬼这次摆明了是冲着你来的，那两个鬼你知道，都是缩头乌龟，很少自己出面，错过这一次机会，不知道下次要等到猴年马月了，我一点儿也不想看他们俩寿终正寝。”

褚桓探身抽出老王口袋里的烟盒，也给自己点了根烟，两个男人隔着一个果盘，面对面地沉默，比着不说话。

老王提到的，是前几年一个臭名昭著的国际犯罪团伙，各国都有不同的叫法，国内一般称之为“两只鬼”。

这两只鬼五毒俱全，什么生意都沾，这其实还不要紧——主要他们还财大

气粗地暗中资助好几拨恐怖组织，就是那群随时准备炸大楼、炸公交车的。

对于这路人，斩草不能除根，必然流毒后世。

三年前，东亚东南亚一圈的几个国家，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和策划，终于联合展开了“打鬼”行动，反恐、抓捕两项工作双管齐下、同时进行。褚桓作为整个行动中最重要的一环，在“两只鬼”中潜伏时间长达两年半，是他亲手废了“小鬼”，掀了“大鬼”的老巢。

那一回“打鬼”成功地让臭名昭著的“两只鬼”在国际上销声匿迹，当然也有美中不足——小鬼差一口气没死成，而大鬼跑了。

大鬼一天不死，大家就一天心神不宁。

褚桓默默地把一整根烟抽到烟蒂，对着烟灰发了会呆，这才慢吞吞地说：“哦，好，那我去见见我的老相好们。”

他答应得十分痛快，老王也并不意外，当年的打鬼行动极其惨烈，牺牲无数，三年了，没有人会比褚桓更想结果那两只鬼。

老王抬起头再次仔细打量褚桓的家——说是家，其实只是个房子，把烟灰往果盘里倒的单身汉过的是什么鬼日子，用脚趾头也想得出来。

老王撇下公事公办的表情，脸色柔和了一些：“你最近怎么样？”

“挺好。”褚桓用两个字搪塞了他，这男人微微伸展了修长的四肢，像个晒足了太阳的懒狮子，一副惬意的大猫模样，他说这话的时候，微微侧过头，目光望向窗帘的方向，好像他能透过那块厚厚的遮光布看见满城的夜色，只是不肯对上老王的眼睛。

老王看出他的敷衍，心里微微一沉，嘱咐说：“生活上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组织上一定会尽可能地满足你。”

褚桓脸上挂上他招牌式的坏笑：“我可能还缺个媳妇。”

老王瞪了他一眼：“没人给你说媒拉纤，想媳妇自己出门寻摸去，整天往屋里一扎，我看你也就能跟猫结婚。”

褚桓：“……王哥，我那猫是个公公。”

他没正没经，简直没有办法正常沟通，老王像个老大哥似的推心置腹说：“没跟你闹着玩，你年纪轻轻，不要总是一天到晚闷在家里，这桩事完了，我帮你推荐转业，找个轻松些的工作，坐坐办公室怎么样？你再这么深居简出，精神上容易抑郁。”

褚桓一副油盐不进的嬉皮笑脸。

老王把话送到了这分上，见他仍然听不进去，也拿他没办法，叹了口气，给他留下了一把枪和几盒子弹，拍了拍褚桓的肩膀：“你……唉，保重。”

把客人送走，褚桓吹着没调的口哨关好门，而后他走回床边，半蹲下来，把手伸到床沿下，一路摸索到了一个小小的开关，一声轻响，床沿翻出一个小小的盖子，那里同样有一个密码盘。

他驾轻就熟地输完了十六位数的密码，床沿上荧光一闪，厚达五十公分的床板缓缓裂开，里面露出一个横平竖直的工具箱，箱子旁边挂着一把军刺，三棱身，灰白色，刃上不见一丝光，沉默而嘶哑地竖在那。

箱子打开后有很多层，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各种陈旧的文件袋，成打的身份证件。

褚桓花了好一会儿的时间，才把里面的东西都整理了一遍，最后，他从箱底摸出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中年男人，牵着一个面无表情的小男孩，照片背面蹭了一团看不清原貌的污迹。

不过褚桓记得那原本不是污迹，是一行铅笔写的孩儿体，时间太长，已经被蹭花了，写了什么来着？

唔……好像是“爸爸和我”。

那时候褚爱国还这么年轻呢。

他拿着那张照片，又不知道陷入了什么思绪里，长久地跪坐在冰冷的地板之上。

良久，衣柜顶上传来一声轻响，像是有什么东西撞到了上面的金属框架，



褚桓这才回过神来，侧头叫了一声：“大咪？”

屋里除他以外唯一的活物、衣柜顶的大咪没有回答，褚桓就低下头，把军刺抽了出来，而后将其他的東西全部付诸一炬。

他有种预感，无论自己是死是活，都不会再回来了。

凌晨，褚桓把灰烬扫成了一堆，又踩着凳子趴在衣柜上看了一眼，找到了猫咪已经冰冷僵硬的尸体——它昨天破例上了他的床，看来确实是出来告别的。

褚桓挽着袖子，在满是尘土的衣柜顶上趴了一会儿，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忽然，他的手机响了一声，他拿起来一看，是一条护工发来的短信：“到点了，来和我说拜拜吧。”

褚桓和五十多岁的护工女士并没有雇佣以外的不正当关系，这条没头没尾的信息一看就来自于褚爱国，那老家伙又不知怎么摸走了人家的电话。

褚桓换了一身黑衣服，整理好行囊，然后翻出一个旧鞋盒子，把猫放了进去，用纸灰盖住它的身体，只剩一个圆溜溜的脑袋露在外面。

他将猫埋在了楼下的大松树下，而后把帽檐压了压，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去了医院。

他要去探望褚爱国。

嗯，最后一面。

褚爱国是个奇人，别人都说他长得像说相声的马三立先生，这么说的人多了，褚爱国就成了马老先生的粉丝，没事抱着个小收音机听，说话的口条和语气也一并跟着学了过去，成了个一开口能以假乱真的超级明星脸。

褚爱国的病房是单间，褚桓进去以后回手带上了门，正要往里走，便被病床上干瘦如僵尸的老头子喝住了。

老人虽然声音嘶哑，却自有一番慢条斯理的悠然自得：“哎——等等，你的行头呢？”

褚桓的脚步顿了顿，从裤兜里摸出一张餐巾纸，三折两折，又在袖口处抽出一根钢针，徒手一弯折，插进餐巾纸里做固定，飞快地制作了一朵简易的小白花，别在了领口。他对着窗玻璃，整了整自己的黑色西装外套，完成了这个“上坟”的造型，这才迈步走到了老人的病床边。

褚桓：“褚爱国先生……”

褚爱国浑浊的眼睛一瞪，一时间居然瞪出了一点慑人的精气神来：“什么表情？你……你给我喜庆、喜庆点。”

褚桓低头看看自己的装束，弯下腰对养父说：“这不是正要与世长辞了吗，喜庆像话吗？”

“怎么不像话，活着喜庆，死了也喜庆。”褚爱国每一次呼吸，胸腔都发出可怕的声音，好像肺已经漏了，他吭哧吭哧吃力地说，“我不听‘谁谁谁永远活在你心里’那套词，那我不成了钉子户吗？将来把我儿媳妇往哪搁啊？”

“您这份心操得真是来日方长，您那儿媳妇还不知道在哪位女同志的肚子里呢，”褚桓顿了顿，妥协说，“那您打算听哪段？”

褚爱国：“噎死爱肚的那段。”

褚桓花了半分钟，才反应过来这“噎死爱肚”是个什么肚，他叹了口气，感到十分忧郁，试图和褚爱国讲道理：“爸，那是结婚用的。”

褚爱国闻言大怒，干瘦的拳头把病床砸得“咣咣”作响，一唱三叹地嚎丧说：“这不就是因为我不活不了几分钟了吗？这就、这就没人管了，没人待见了，我成了那个烂在菜地里的老白菜帮……”

“好好好，结婚，就结婚，”褚桓连忙投降，低声下气地请示说，“那您打算跟谁结呢？”

褚爱国：“我打算把阎王娶回来给你当后妈。”

褚桓彻底折服在老父宁死要当小白脸的气魄下：“爸，我看您这精神头，一时半会可能还和我那后妈团聚不了，有点向天再借五百年的意思。”

“我这叫回光返照。”褚爱国幽幽地看了他一眼，“借你个头。”

褚桓搬了把椅子在他身边坐下，轻声问：“不借，活够啦？”

褚爱国就破风箱一样“呼哧呼哧”地笑了起来，稀疏的眉毛一挑，依稀是苍老与时光都带不走的桀骜不驯。

褚桓定定地看了他一会儿，酝酿了片刻，拿腔拿调地开口说：“褚爱国先生，请问你是否在阎王爷的呼唤下，来到这里接受神圣的临终仪式？”

褚爱国配合地回答：“必须是。”

褚桓：“你是否愿意离开你身边这个……人口众多的世界，告别它，不再见它，不再留恋它，像丢掉一块破抹布一样，在以后的日子里，不论它和平或战争，歌舞升平或满目疮痍，始终不再顾念于它，相失相忘，直到这个世界也忘记你？”

褚爱国对这没溜的司仪颇为不满，骂道：“你还有没有好话了？那谁愿意？”

褚桓轻声说：“爸爸，那恐怕就由不得你了。”

褚爱国听了，发了片刻的呆，嘀咕说：“也是——你把我那个……那个床头柜打开，里面有个盒子，给我拿出来。”

褚桓依言找到了褚爱国先生说的盒子，打开一看，只见里面是一个素圈的铂金戒指。

褚爱国说：“有字，看见了吗？”

素圈里端正地用充满了艺术风的字刻了个煞风景的内容——“逗你玩”。

褚桓：“逗你玩？”

褚爱国艰难地点点头：“逗你玩——我问你，你……你那个最近，最近还有没有那种感觉？”

褚桓：“哪种？”

褚爱国抬起枯瘦的手，攥住了褚桓的手腕：“对什么都没有期待，对生活没有愿望，好像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头疼得直恍惚，连自慰都懒得动手……”

褚桓：“爸，您都黄土埋到脑袋顶了，能别这么老不正经吗？”

褚爱国充耳不闻，浑浊的目光灼灼地盯住他：“有吗？”



褚桓眼皮也不眨地说：“绝对没有。”

褚爱国的手紧了紧：“说实话。”

褚桓：“……”

这一次，他沉默了良久，镜片后的目光看不分明，只是很黑，很沉，好半晌，他才牵扯了一下嘴角，轻佻地说：“只是偶尔，谁也不天天的，伤身。”

褚爱国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有一次我看见你站在窗前，像是要跳下去的模样……”

褚桓嗤笑一声：“不可能，砸地上多污染环境，我像是那么没有公德心的人吗？”

褚爱国不理睬他的玩笑，一声不吭地盯着他。良久，褚桓终于在老妖精咄咄逼人的目光下败下阵来，率先移开了视线，笑容渐散：“……就那一次。”

褚爱国：“后来怎么没跳？”

褚桓回答：“‘两只鬼’还没抓住呢。”

褚爱国合了合眼：“还能想起这个，说明还有救，你……你记着，桓者，国之栋梁也……”

褚桓忍无可忍地打断他：“您快拉倒吧，我查字典了，那玩意儿不就是大木头柱子的意思吗？”

“大木头柱子怎么了？身上纹一圈山河表里，就能顶天立地。”褚爱国一瞪眼，“可是顶天立地……也没说让你自己一柱擎天。”

褚桓眼角微微抽搐了一下：“爸，您这一身流氓气概没地方可耍，只好冲我来是吧？”

褚爱国喘了口气，觑着褚桓放在病房门口的包，声音微颤，气若游丝：“你这个王八蛋，真是淫者见淫啊……我是说，你要多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别老想着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一了百了、生死不论了，现在没人往你肩膀上压担子啦，你不要老是自己钻牛角尖，实在要是扛不住了，去医院看，开点药吃，都不丢人，别死扛着……啊？以后我不在，没人管得了你了，唉……”

褚桓没吭声，似乎是听进去了，又似乎是打定了主意要阳奉阴违。

褚爱国无比挂心地看了他一眼：“你这是要出远门哪？”

褚桓点了点头：“嗯，过几天走，我先去办点事。”

“你走了大咪怎么办，给谁养着了？”

褚桓顿了顿：“大咪寿终正寝了。”

“噫，”褚爱国嚼着牙花子感慨了一声，“不好，罪过罪过，临死还连累了一只小母猫给我殉情。”

褚桓觑着他笼上死气的脸，将大咪是个公公的事实隐而不提，保全了老头桃色纷飞的人兽情幻想。

一老一少彼此沉默了片刻，老人方才大呼小叫的力气似乎用完了，他感到自己的生命正在飞快地流逝。

阳光从窗棂里扫进来，正是个光影分明的大晴天，褚爱国嘴唇掀动：“你……把戒指戴上。”

有生以来戴的第一枚戒指，居然来自自己的秃顶老爸，褚桓觉得这个事实有点残酷，不过他还是顺从地戴在了中指上。

褚桓：“稍微大了一圈。”

褚爱国：“哪有那么严丝合缝的事……我就快死了。”

老人说着，缓缓地抬起眼。

那一刻，苍老的目光遇上了年轻的，那年轻男人的眼睛是幽静的，让人一眼看进去，就忍不住心生凉意。

褚桓收敛了满身的惫懒，低低地应了一声：“嗯。”

褚爱国问：“你能活到七老八十吗？”

褚桓犹豫了半晌，才慎重地回答说：“我会尽量。”

褚爱国问：“遇到困难怎么办？”

褚桓想了好一会儿，脸上露出了一个吝啬的笑容：“逗你玩。”

“好，好，要好好的……”褚爱国抓着褚桓的手晃了晃，好像用尽了最后

的力气。

随后，他的身体猛地一僵，就像是心事已了，了无牵挂，连说了几个“好”字，彻底地闭了眼。

褚桓握着这刚刚跨过生死边境、还未变冷的手，也跟着闭上了眼睛，他仿佛听见了远处灌进屋的风声，忽忽悠悠的，心里落地成灰一片霜地寂寞下来。

“好，”他对着听不见的人说，“再见。”

他感觉到了头重脚轻的空茫，仿佛除了嚣张在外尚未逮捕归案的两只鬼以外，人世间，就只剩下这么一个“好”字沉甸甸地坠着他，把他固定在脚下这片地上。

三个月后。

一辆越野车正在飞驰，车开得很野，在崎岖的盘山路上开出了F1赛场一般的风驰电掣，四个轱辘几乎要同时离开地面。

盘山路维护不易，这里又地处偏远，可想而知路况是个什么鬼样。

只见那路面如同麻子脸，一下雨就得是“大小湖泊星罗棋布”的人间胜景，道路靠山一侧紧挨着嶙峋的山石，山石们三五一群凑在一起，抱团成随时准备山体滑坡的姿势。远山一侧是山崖，山崖那边连半块遮挡物都没有，人从车里一探头，都能看见山脚下九曲十八弯的小河，远处间或有几处危房，列队在半山腰上，显得飞檐走壁，十分不凡。

车行险路，到了那最窄的地方，车身忽悠而过，跟山崖相距不到十公分，仿佛悬空而过，随时准备失足。

开车的疯子一只手拎着手枪，虚虚地搭在方向盘上，将汽车开成了嫦娥三号，表情却是轻松惬意的。

山风顺着打开的车窗缝隙把他的头发吹得群魔乱舞，一个远郊区县杀马特横空出世。

在越野车轰鸣的行车噪音和超级玛丽顶蘑菇的声音中，夹杂着细微的挣扎